

天津郭家菜园，563户人家，13天搬进新居

老渔村新生记

本报记者 胡果 朱虹

《人民日报》(2019年04月02日 01版)

“绝不允许高楼大厦背后还有棚户区！”中心城区棚改三年清零行动锁定成片棚户，老城改造计划聚焦零散平房。迈进新时代的天津，下大力气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。

“解决群众困难，不要怕老百姓占便宜。”历史旧账，错综矛盾，各说各有理，以人民为中心才是最大的道理。夯实这个理，短短13天，130岁的都市渔村获新生。

一年前如果您到津门，出天津西站北广场，首先撞入眼帘的，是子牙河边密密匝匝一片棚户。

这里是天津最后的都市渔村——郭家菜园，与高铁天津西站隔河相望，一个宏伟现代，一个低矮破旧。

“绝不允许高楼大厦背后还有棚户区！”天津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态度坚决。2017年起，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三年清零行动实施，总面积147万平方米；2019年老城改造启动，又将41万平方米零散平房纳入视野。短短13天，子牙河边563户人家全部搬迁。

“就像做梦一样。”生在船上的胡顺来，住进了97平方米的新居，从新家阳台往外看，几百米外就是曾经的渔村。渔村旧址，年内将建成子牙滨河公园，“这可是列进全市20项民心工程，写入2019年天津市政府工作报告的！”

周围高楼拔地起，渔村隐忧却一天天加剧

都市洼地

九河下梢天津卫。年过七旬的胡学明，祖辈从山东来郭家菜园落脚。1888年，子牙河边开设了天津渔业公司，人称“官渔行”，由此形成渔村。伴着子牙河粼粼波光，渔村走过130年。

48岁的胡顺来生在渔船上，大一点随父母在岸边用秫秸搭窝棚而居，再大点，跟着大人捡砖头，在堤上盖起十几平方米小平房。渔村不少人都有捡砖盖房的经历。384米堤坝上，住着563户人家。

房子越搭越多，一点点盖到河堤下。河水涨涨落落，人心七上八下。说起每年度汛，刘书梅奶奶心有余悸：“水离窗台就差一块砖！赶上下雨就甭睡了，担心毛毡顶被刮跑，更怕碎砖房被冲垮。”

有点法子的都走了。剩下的，低保 89 户，残疾 71 人，家中有患癌症等大病的 56 户。眼瞅着周围高楼拔地起，渔村隐忧却一天天加剧。冬无暖气，李红一家因煤气中毒被送过医院。私接电线，走在电线杆底下能听见超负荷的“滋滋”声。最受不了的是 563 户一个旱厕。生活垃圾往河里倒，夏天压根儿不敢开窗。

几代蜗居于此，基本都是亲套亲。“日子苦，外面的姑娘不愿嫁进来。”渔村媳妇穆鹏说。居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。在 21 岁的胡玉成印象中，父亲每天的生活就是河里打鱼，岸边卖鱼，家门口澡堂子泡个澡，回家倒头就睡觉。小时候生病，妈妈抱他跑到医院，却不知道咋挂号。

“天长日久，这里像个封闭的罐子。偶尔来个生人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”

“窝了一辈子，没想到还能活着搬出渔村！”

危房困局

2018 年 5 月 14 日，正值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、对天津工作作出“三个着力”重要指示五周年。上午，天津全市召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三个着力”重要指示推进大会。下午，红桥区委常委会开到了郭家菜园，回到区委再开扩大会，具体研究渔村搬迁。

“在这里只是活着，离生活还有一段距离，离总书记讲的美好生活还有很大距离！”能看到差距，是因为心里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渔村虽坐落红桥区，却位于 25 米河道大堤内，业务归属水务部门。渔民陆续上岸，几经改制隶属北辰区天穆镇农工商总公司渔业队，2006 年渔业队破产。1986 年红桥区为部分渔民办了居民户口，可大部分还是渔业户口。500 多户中仅 38 户有企业产权证，其余都没正式房本，甚至没门牌号。

百年危房，搬迁该谁管？依据啥政策？钱从哪里来？多年来，各说各的理。

以人民为中心才是最大道理。“今年汛期前，一定完成搬迁。”红桥区委下了决心。

没钱没房，多方筹措。方案流程十易其稿，全区抽调 80 多名干部，千方百计协调来 4 亿元资金。调配出 1080 套房源，保证每户基本有两套房可选。“不难不会拖到今天。既然下了决心，再难都要办下来。”红桥区国土房管局局长于鹏洲说。

在渔村住了 48 年的孙立萍，和其他居民代表一起被请到搬迁指挥部。听到现场指挥、时任西于庄街道主任刘武说“一把尺子量到底，绝不会先签协议的吃亏，后签的吃糖”，孙立萍直点头，“政府尊重咱，咱也信政府。”

补偿款不够的，托底保障 38 平方米住房一套。需要周转房的，孩子因搬迁转学的，行动不便的……居民的难，都有解决的招。丈量面积那天，穆鹏 94 岁的婆婆直抹眼泪：“窝了一辈子，没想到还能活着搬出渔村！”

“解决群众困难，天津这两年总讲一句话：不要怕老百姓占便宜。渔村搬迁，就是要把这话砸实。”红桥区委书记李清说。

“渔村安置，安顿的不只是房子，还有人心”

攻坚硬仗

“感觉要打一场硬仗！”

36岁的动迁二组干部薛松记得，搬迁动员大会刚结束，指挥部里马上铺开地图。薛松偷偷做足功课，“不能照背文件上的话，老百姓听不懂”。

渔村安居就是一次基层社会治理考验，既要打硬仗，又要下绣花功夫。

眼看邻居们兴高采烈搬家，李红忐忑着拨通了刘武电话。她心里不平，父亲去世留下一间房，明明她给家里贡献大，为啥母亲偏心把房都给哥哥？

刘武将一家人请到搬迁指挥部。这里有个流动法庭，红桥法院贺长滨法官专帮着解决家庭矛盾。贺法官拉着李红的手说，一看你就是个明事理的人，有啥委屈都可以跟我说。等李红流着泪把话说完，贺法官又去劝母亲和哥哥。一来二去，李红心平气和，李家的搬迁协议也签了。

蜗居百年，一朝搬迁，陈年旧账，纷纷起底。“渔村安置，安顿的不只是房子，还有人心。”贺长滨说。

最吃劲的时候最不能懈怠。谋定后动，精准施策，从2018年6月21日安置工作正式启动，到7月3日563户居民全部封房搬迁，不过短短13天。在补偿金额不高于周边的前提下，无一人对安置政策提出异议，无一人上访，无一户强制搬迁。

2018年7月13日，渔村搬迁总结大会召开。当天深夜，李红和穆鹏不约而同发了条朋友圈。李红写道：今天我亲身见证了共产党的担当，真遗憾自己不是个党员……穆鹏留言：开完大会，我提出了入党的想法，这是我的真心实意。

告别渔村不是终点。今年2月13日，年没过完，西于庄街道就办了场“情暖渔村”新春服务会，老街坊们都来了。50岁的杜素梅收获最大，自己在一家餐馆找到理想岗位，有残疾的女儿也在天津银雁外包服务有限公司谋了份打字员的工作。

“老街坊们约好，滨河公园开园那天，大家再来看渔村！”